

新社會科學叢書

【第四編】

4

一九二九

社
會
思
想

【初版】

呈
繳

熊得山編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5407

856

2

社會思想

熊得山編

新社會科學叢書第四編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1929

社會思想目次

第一章 序說

第一節 社會思想與語言的發生

第二節 社會思想的來源

第三節 社會思想的發達

第四節 中國社會思想的鳥瞰

第二章 亞洲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巴勒士坦

第二節 印度

第三節 伊蘭

目次

第三章 古代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希臘（雅典，斯巴達）

第二節 羅馬（平民與貴族，奴隸與富豪）

第四章 中世紀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中世紀的社會組織

第二節 中世紀的教會

第三節 中世紀的經院學派

第四節 農民的叛變

第五章 近世紀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近世紀的開端
第二節	個人自由主義
第三節	空想的社會主義
第四節	無政府主義
第五節	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六節	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

社會思想

社會思想

熊得山編

第一章 序說

第一節 社會思想與語言的發生

正規的說來，一切思想都是社會的，因為思想發自於概念，概念發自於語言，至語言的由來，雖據德國畢夏 *Bücher* 教授劃分的經濟階段，還有所謂「一個人的食物探究時代」，然而這一說推究的結果，將犯很重大的差誤。因為「一個人的食物探究時代」，決不能發生為人類文化要素的語言，何以？沒有人與人的關係，實無發生語言的必要，也無發生語言的可能，斯時個人發出簡單的原音縱也叫作語言，而那個語言除了該個人了解以外，就失其作用了。



540.9
856
2

序 說

元來人的生活，是依據自然材料的，要使自然材料爲自己生活的目的之用，須有能動的各種勞動的過程，才能把潛伏於自然的「能」(Energy)，變爲自己生活的「能」(Energy)。顧原始人在大自然中，既無猛獸的蹄角齒牙，又無鷲鳥的利喙捷翅，以微弱的直立步行的一種狀態，爲抵禦外侮起見，人們一開始必須是社會的團結，才可存在，又因爲人的生活是依據自然材料的，故要使自然成爲自己生活的對象化，須有能動的（注意，所謂能動的，是積極的，不是動植物消極的被動的）（可比的）勞動的協同，才能滿足相對的生活，說到這裏，在勞動協同的過程中，語言實有發生的必要了。

人們既是羣居的，社會的，尤其是因生活上勞動的協同，當然要發生語言，其最初的語言，即是起於勞動時際的懸聲。即人們共同動作的時候，反映他們的聲音與呼吸器，而發出與自己努力相感的懸聲，久之這些懸

聲即成爲某特定行爲的表現，而爲集團所了解，於是發生了最初的幾個原始語。簡單的勞動，則爲簡單的懸聲，然因懸聲的孳乳，並勞動日益複雜——勞動工具日益複雜——的結果，於是語言也跟着複雜起來，語言既複雜，於是爲語言所表示的象徵概念日益多，象徵的概念日益多，於是有組織的，系統的思想就發生了。

一切物質的，精神的文化，都是社會的，自不必說，顧今日特稱爲社會思想的，亦必有其對象，試於次節述之。

第二節 社會思想的來源

我們平常稱述社會主義的時候，其對象必爲個人主義，這是人們習知的事實，那末，我們說起社會思想的時候，其對象亦必有個人思想，我們爲要知道社會思想的來源，個人思想的來源先有知道的必要。

由經濟學見地的推測，原始的思想概爲集團主義的，人們的意識，是

除集團以外，沒有自己，因之沒有像近代以自己利益為中心的事實，尤其當時的人們，都覺得是集團所屬，就連「你」，「我」的觀念都沒有，既沒有「你」，「我」的觀念，而所謂「你的」，「我的」等等事實，當然也無從發生。不過這種說法，並不就是說人類的搖籃時代，即為黃金時代，乃是說原始的思想，正是原始幼稚生產的反映。試看原始人的工具，只是石斧，石槍，並木棒等等，以這樣粗笨的工具，除靠採取自然果實並狩獲微弱動物以為生活外，實無別的方法。然果實要受季候的支配，狩獲要有相當的技術，因此當時的人們終日勞動的結果，有時或堪果一腹，有時則為飢餓所乘，生產物既不會有過剩餘，何由發生占有觀念？勞動都是集團的出發，概為集團的意志所支配，既無由發生所謂「個性」或「人格」，何由發生「你」，「我」的觀念？但自石斧石槌，或進而為弓矢，狩獲或進而為畜牧之後，生產技術既有相當的進展，生產物必有相當的剩餘，生產物

既有相當的剩餘，於是集團內政治的支配者，必開始為經濟的榨取，這樣，個人主義的感情思想，就與經濟的發展為正比例，而日益濃厚起來，同時立於政治上被支配，經濟上被榨取的社會思想，也跟着個人思想比例的發展，而日有組織，日益緻密。

第二節 社會思想的發達

在奴隸所有者的社會，在土地被押於貴族的社會，則有犧牲者亞吉士（希臘）提出一切土地平分，一切債務勾消的設計，在大規模的農業使用奴隸勞動的時代，則有古拉克士（CROLES）兄弟，在民衆的期待之下，行合法的土地改革，終於為支配階級所暗殺，隨後又有加帖拿（CATHINA）鑑於合法的手段不能改革，至有用軍隊暴動的企圖，終於失敗戰死，最後又有奴隸首領斯巴達卡斯的叛亂，雖然開始也連戰連勝，而終於敗亡，此屬古代社會思想的一般。至在中世紀完全為神權君權支配的時代，故當時的社會

思想，多籍宗教的，倫理的以抒解，迨中世紀末葉，自發見新大陸與喜望峯迴航之後，人們因發見了世界，由此發見了脫離神權君權的自己，遂有所謂文藝復興。在封建的廢墟上發生的近代國家，因還殘留着幾分封建的遺骸，足為產業發展的桎梏，於是有所謂自由放任主義。迨產業革命盛行以來，一般人狃於基爾特的手工業並溫情的主從關係，一旦捲入產業革命的危浪中而不知所披，遂有空想的社會主義發生，在產業落後的國家，亦震眩於新式工業之害，而不及發見新式工業之利，同時又是封建的反動的支配者，遂有復古的無政府主義發生。迨自由競爭漸變為私的獨占，資本的集積與集中日益風行的結果，遂有科學的社會主義發生，至資本主義入到了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於是社會革命的意識，幾瀰漫了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和民族。總之社會思想猶如奔流一樣，越是障得激，就越流得猛，若不能順勢利導，這種思想的力亦凝結為物質的力，在消極方面說，它是

要決隄汎濫的，因為它是發自於人們的願望，而人們自身不也屬於自然物之一麼？

第四節 中國社會思想的鳥瞰

中國一部周易，有人說是一部玄學，蓋不如說是一部自然法，即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試看繫詞說：「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剡木爲耜，揉本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剡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這就是觀象取法的證據，也就是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的一個自然觀。至孔子出，更把這個自然法用之於倫理，於是所謂「名分」，「秩序」，皆賴以大定。

孔子約略與老子同時，大概正是土地盛行兼併的時代，而老子憤恨當

時的割據，想返於原始的自然，故他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他痛惡當時到極處，故對於最遠最古的，卽有最美的回憶。至孔子雖亦憤世嫉俗，而他的回憶還去古不遠，還只憶及文武周公，故得稱爲中庸之道。什麼是中庸之道？據字面的解釋，那就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但是如何施行？據孔子說來，若只就其輪廓，卽夫婦之愚都可以與知，若言其精微，就是所謂聖人亦有所不能。

何以說夫婦之愚都可以與知？那就在觀象取法，例如天地的尊卑，就可視爲人類的貴賤，乾爲天，是屬於君父的，故宜尊，坤爲地，是屬於臣妾子女的，故宜卑，這很明白的是大同然的昭示，故愚夫愚婦都可以與知。何以言其精微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呢？蓋天道至爲繁頤，雖能測知日月寒

暑，四時運行的當然，究不知其所以然，因之應用於人類事務，還不能廣大精備，這也是實在的，因為當時只能做到所謂天人一致的上六，至說到利用上，或進而支配自然，當然說不上，故言其精微，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不過孔子這種自然倫理說的中庸之道，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大的改易，中間雖亦有管商的功利學說，申韓綜核名實的學說，與孔子的中庸之道會並駕齊驅過，然不久皆先後消沉，而孔子的中庸之道獨能馨香千秋，這樣說來，中庸之道真是佔了東方文化的要素。

但是我們追尋這個中庸之道所以巍然獨存的，亦有其社會的背景，所謂功利學說的，不外就是產業發達的反映，既是產業發達的國家，必然是法治家（綜核名實），然而中國史上自漢以來，產業絕未發達過，因之管商的功利學說與申韓綜核名實的學說都沒有再現於世上，其故實由漢以來的

支配者概屬封建集團，明白地說來，就是歷來的支配者概屬握有土地資本的封建領主。因為是封建領主的支配者，故商工業毫無發展的可能，商工業既沒有發展，故功利學說只成了封建領主私人聚斂之術，綜核名實的學說，只成爲封建領主壓迫反逆者——酷吏與屠伯，既是封建領主的天下，故回憶文武周公封建盛代的中庸之道，才得以永垂不朽。中國書上有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話，的確，幾千年前都是用人力挽耕的耒耜，不知是怎樣地產業革命了，竟把用人力挽耕的耒耜，變成用牛馬引耕的犁了，這個大發明或者在周代罷。周代是用牛馬引耕的犁，然而過了數不清的代數以至於當今的民國，依然是牛馬引耕的犁。若是孔子的學說是牛馬引耕的犁的時代一個大反映，那末，現在尊崇孔子紀念孔子，也不能說不應該，因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原故。不過中國的天雖沒變，却是中國的天已爲外國的天所征服，換一句說，環境已變了，然而現在的人們竟還拿着老孔的學

說來問世，不是違背了這個原則麼？

第二章 亞洲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巴勒士坦

由亞刺伯北部，與埃及東部來的一羣游牧民（希伯來人），於紀元前第十二世紀，侵入迦南了。當他們未侵入迦南之先，他們都是荒野地方的牧羊者，因此，他們所崇拜的神耶和華 *Jehovah* 也就是荒野神的象徵，雷雨神的象徵，並且對外為戰爭之神，對內為種族保護的神。的確，人們的信仰，多是生活環境的反映，試看迦南人的信仰，就與希伯來人不同，迦南人是農業生活，其文化要比希伯來人高一級，因為他們是農業生活，所以他們崇拜的神巴爾 *Baal*，是象徵自然的創造力，即與動物或植物以生殖的力。但自希伯來人侵入迦南以後，他們的生活環境既有變更，因之

對於耶和華的信仰也動搖起來，同時對於迦南的「巴爾」神，就不得不表尊崇，生活環境之影響於人們的信仰，誠有這樣的顯著，尤其是未開化的人。

說到這裏，我們還可舉出一個例來，居住在西伯利亞的苛里克人，專以飼鹿爲生活，而鹿的唯一食料，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也就只有苔可尋，因此，飼鹿爲生的苛里克人，每日須掃除一平方哩的雪原，以便鹿好就苔而食。若是鹿將苔吃完的時候，苛里克人馬上又成羣結隊的，到或遠或近的地方去搜索爲積雪所覆被的苔，這一個搜索工作，須是膂力精強的隊員才能勝任，至病者，老者，弱者馳騁於積雪中猶不可能，遑云搜索？因此，苛里克人移動的時候，有殺盡老弱病人的風習。但以後的苛里克人逐漸覓不着苔的產地，就逐漸失去鹿羣，就不得不由遷徙的生活，變爲定住的生活，他們住於海岸附近，爲臘肭獸的狩獲者，未幾又拾得亞美利加

捕鯨者榨取鯨油後所遺留的鯨骨，至與俄羅斯的農民發生商業交易，他們由生活方法變移的影響，早已不是東北西伯利亞殘酷的，粗野的苛里克人，而是仁慈的溫惠的苛里克人了。

第二節 印度

居住於亞洲溫帶的亞里安人，本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然入到熱帶的印度之後，就不得不拋棄四季的概念，而只注意於燥期和雨期。同時因亞里安人植民於五河 *Indus*（印度西北地方），深感那天然的恩威，相信自然現象全是神的顯現和作用，因立出無數的神，是爲婆羅門教（*Brahminism*）。蓋婆羅門教的特色，如其名稱，在婆羅門族一階級握有宗教的特權，這乃是古代的通例，一般的人民都受神的支配，而人神的介紹，當然得假手於祭司，因此，祭司立於人神的中間而握有大權。婆羅門教之盛行於印度的時候，印度凡有四個階級，一爲婆羅門人 *Brahman*，專司

祭祀的，是屬於第一階級，其次為利地人（Kshatriya），是屬於武士階級，其次為威西亞人（Vaishyas），是屬於平民階級，再其次為首陀羅人（Sudra），這是屬於奴隸，為印度原來的土著。婆羅門教有三大綱領，它是以吠陀（Vedas）的信仰為中心的，故第一為吠陀天啓主義，第二為祭式萬能主義，第三為婆羅門至上主義，這明明是藉宗教的外衣，而保持特權階級的尊嚴的。

但是這種信仰之維持人民，決不能持久，故有反婆羅門教的，廢除階級制的佛教出現，它尙慈悲與同情，它以正直為菩提（The Bodhisattva）的樂園，它以不殺生物，不飲酒等為戒，以實行忍耐，報怨以德等為信條。它很重視國王，它以為國家沒有支配者，猶之身體沒有頭腦一樣。它並且說王憐惜我們臣民如其兒女一樣，臣民應擁護王如其父母一樣，由此看來，反婆羅門教的佛教，雖然是好於婆羅門教的階級性，但只是消極的，

含辱負垢的，由這種的影響，故終印度史上，常是受異族的踐踏，如受制於回教，受制於蒙古，今則受制於英人是，印度人這種的信仰，這種的性格，想亦是居在大自然的生活條件豐富的熱帶，生活煩悶的反映。

第三節 伊蘭

因為伊蘭是鄰接菲利基純商業的民族，故雖在原始農業國的迦南，也有貧富間很大的溝渠，因之作社會運動的也不乏其人。伊蘭十族國的大寺院，每年例有偉大的秋祭，一般高級僧侶與富豪，正在大享宴中從事慶賀，不料有一個素朴的男子在歡聲震動中，連叫「這一種國家速亡」，竟對僧侶富豪不啻下「哀的遺登」書，這是何人，這就是最古的社會運動的牧羊者亞摩士 Amos。他雖然後來為支配的僧侶階級所放逐，然而他的社會運動終未停止，我們試讀亞摩士的書，可知道，他常流連於沙馬利亞山中，預言式的說着：「宮殿陳列的東西，盡是劫奪虐取的東西」。「支配者與

社會權力者，利用貧窮者與流浪者作掩護，是其唯一的任務」，他這種說法，是何等的沉痛，由此即可想見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奴隸境遇。

亞摩士對於當時的審判官，也有嚴重的批評，他說他們一面受着賄賂，一面委棄公職，而猶踞着公的權力的地位，服着法律與愛國的外套，這是何等可詛咒的東西，真的，當時的法官，當然就是當時支配者的掩護，維持當時支配者秩序的，何有於被壓迫的人們！

第三章 古代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希臘

(A) 雅典 以北方游牧民族來佔據巴爾幹半島南部的爲脫利亞族與翳沃利亞族，脫亞族爲納可利亞征服者，是爲斯巴達，翳沃利亞族爲亞迪加的征服者，是爲雅典，蓋斯巴達與雅典，實爲希臘的兩個大盟主，茲試

先述雅典。

雅典開始也是經營牧畜和農業，無所謂私有財產，也無所謂都會，它這種原始狀態直到戰爭，商業，航海一般盛行的時候，才開始崩潰。自與波斯戰爭以來，簡直成了一個商業國家，舉凡黑海沿岸，下部意大利，北非洲等處，都是他們商業的範圍，他們輸出的為陶器，裝飾品，葡萄酒，布帛及武器，輸入的乃是西班牙等處的貴金屬。商業因範圍的擴大而日益繁盛，故金權政治就日益鞏固，遂成所謂寡頭政治的民主政治，然因此在所謂民主政治之下犧牲的，如土地押於貴族，身體沒為奴隸，工匠與小商人的破落，幾乎觸目皆是，是以當時的抒情的詩，往往有這樣的話——

「現在直是錢的時代，因為是人們無晝夜的不能逃出勞動與苦痛」。

「父對於子，子對於父，早已沒有相愛的」。

「雖兄弟，也是一樣，也沒有相愛的」。

「暴力就是正義，所以都會直是相互掠奪的勾當。」

「篤實的，正直的人被黜於野，犯罪的，乖僻的人被登於朝。」

這為雅典詩人赫西沃德 Hesiod 感傷時事的詩，儼然與中國屈子的離騷同慨，然而這種道德的說教，終究不能止住經濟的對立，小農陷於負債的仍多，高利貸仍然頑強，立法仍然苛刻，貴族地主仍然專橫，這種對立的趨勢終於紀元前六四〇年光景，被壓迫的民衆，竟將大地主的家畜，成排堵殺，這也許同英國脫馬士莫亞時的羊一樣，羊簡直喫盡了許多小農，就是小農的田地都成了羊的牧場，故有雅典被壓迫者對於地主的義憤。

再雅典的大哲學家為柏拉圖 Plato 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圖的國家論中所描寫的，其立場直可說是在支配階級，試看他說，吾人之心由三要素而成，一理性，二感情，三情欲，理性支配心之全體，則智明存。感情助之，奮進不息，則勇氣生。情欲屈服於二者之下，不敢恣肆，則節制

行。這三德並行不悖，即叫做正義。但這種正義如何施行於國家？柏拉圖以爲，執政者該當理性，故其德當爲明智。武士輔之，該當感情，故其德當爲勇氣。庶民該當情欲，故宜守節制之德。苟如此，正義即可推行於國家了。

柏拉圖所說的庶民，當然就是該時代的奴隸，所謂庶民守節制的，那就是奴隸須好好的聽從國王和武士的支配，所以他這種的社會思想，直可說是支配階級的擁護者。至他在其理想國中雖然主張兒童公有，雖然主張婦女國有，這畢竟是有鑑於隣國斯巴達的國威強盛，想以軍國民主義振救雅典的衰敝，並說不上什麼社會主義。

亞里士多德爲柏拉圖的高足弟子，其主張雖與柏拉圖有多少出入，而認定奴隸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則與柏拉圖殊無二致，他以爲奴隸是無靈魂的，是與牛馬同科的，若是世上沒有奴隸這個階級，那除非奴隸的工作，

有了發明的機械來代替才行，他這種說法，是何等爲支配者張目！

(B)斯巴達 因爲雅典有許多島嶼，故雅典形成商業國家，形成都市國家，但斯巴達的地點爲大陸性，是宜於農業的，因此，斯巴達的原始社會狀態，故得以綿延，因爲缺少了促進原始社會狀態崩潰的要素。

斯巴達最初共產主義的立法者，實爲李庫爾古斯 Lycurgus，他不僅要改革政治，並要變革全經濟制度，他把全納可利亞的土地分爲三萬區而分配於住民，然因斯巴達的市民非常之多，故屬於市的土地，也有九千區。蓋斯巴達此際的土地兼併，業已非常流行，貧農與奴隸，實已非常酸楚，故李庫爾古斯有這樣的設計，他自行了土地分配之後，到收穫的時候，還巡視全納可利亞，監視禾束的分配。

李庫爾古斯非常重視教育，並且根本的注意結婚和產兒，他想先以競爭，角力，擲槍，投鐵環等種種遊戲，鍛鍊少女的體格，而消除一切纖弱

的女性。他覺得先有了健全的國母，才可產生健全的國民，故常使少年男女裸體參加宗教的行列，以便促進健全的體格鬥爭，斯巴達這種的習慣，並沒有增加男女的淫蕩，還養成男女偉大的操行，同時斯巴達這種共產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憲法，使斯巴達於紀元前四〇四年擊破雅典，確定了他在比羅奔尼蘇半島的霸主地位。

不過李庫爾古斯的立法，在今日看來，不能不說只是一面的，何以？因為他的共產主義，只是所有與享樂的共同，其他生產的勞動，都是全仗奴隸的，所以李庫爾古斯的立法，可說是貴族主義的，軍國主義的。

在李庫爾古斯之後，還有一位共產主義的犧牲者實為亞吉士。亞吉士為斯巴達皇族一人，深感貧富階級的懸殊，乃提出改革案於元老院，要免除一切債務，要把一切土地為一萬九千五百平等的區分，以四十五百分之於斯巴達男女，以一萬五千分之於佩力沃卡人（斯巴達的土著與貧乏的斯

巴達人），而恢復元來斯巴達的共同食堂。

但是這個改革案，終通不過元老院，於是亞吉士乃邀同監督官（據斯巴達的憲法，為王的二人，監督官五人，監督官是由貴族院選出的）一人為反對的演說，並獻身作則的，將自己的耕地與牧場，並現金六百達林（約三十萬馬克），完全供之於社會，同時其母與祖母並其親戚的所有財產，也一應地公開，亞吉士這種提案與以身作則的設施，一定荷得了大多數熱烈的同情，然斯巴達王，與監督官，元老院等通不贊成，並將亞吉士逮捕，處以絞刑，當亞吉士赴刑場的時候曾向其同志說：「不要傷心！朋友們！我死於違法的宣告，至少在這一點，我較處刑者，是要賢良些」。同時亞吉士的母與祖母也被處絞刑，當亞吉士的母綁赴刑場的時候，亞吉士的母撫亞吉士的屍體，並吻着說：「我兒：以你的溫柔，你的慈祥和你的種類愛，竟陷你與我們的不幸」。隨着又說：「只有你的這些舉動，

才算是斯巴達的救濟」，遂上斷頭台了，這幕悲劇，是在紀元前二四〇年。

第二節 羅馬

(A) 平民與貴族的鬥爭 羅馬自共和政府時代，就有了貴族與平民的兩大階級，共和政府的首領叫作康索 Censors，是每年由貴族中選出來的，此外還有一個元老院，也是由貴族組成的，在貴族之下，概為平民，這些平民是和平時代的農夫，戰爭時代的兵卒，算是羅馬共和時代唯一的經濟基礎，平民既為羅馬共和時代最重的要素，却只有片面的義務，即平民平時苦於貴族的高利貸，戰時不僅自己的田地荒廢，貯蓄毫無，不能從事耕作，而且其土地即於戰爭時為貴族乘機所奪，這樣，羅馬的平民遂與貴族開始激烈的鬥爭。聰明的貴族，知道平民壓迫得太厲害了，即不啻為自己掘墓道，因為「無小人，莫養君子」的原故，乃對平民有幾個讓步。第

一是，法院和四個民選法官的成立，平民若是受了貴族不平的待遇，這個法院便須爲他們伸理。第二是，將不成文的法律爲編法典，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十二銅表。第三是，平民與貴族的平分立法權。

不過支配階級對於平民口頭的允許，終是不兌現的支票，所以羅馬兩兄弟的護民官，又爲平民的土地改革案，而與支配階級作激烈的鬥爭，該兩兄弟一爲吉別流士 Tiberius，一爲苦納克士 Gracchus，吉別流士爲與支配階級親自對陣起見，乃運動當選爲護民官，以便與支配階級肉搏，他主張小農購入土地，須受國家的保護，他主張侵占的土地，須賠償於所有主，他描寫貧苦的民衆，非常熱烈，他說：

「散處在意大利原野的動物，都有穴窟爲藏身的區處，來安息它的身體，你們爲着意大利打仗和戰死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氣和光線。你們無家可歸，無地可居，同着你們的妻孥，漂泊流浪。……你們打

仗，你們戰死，爲的是使他人安富尊榮。人家說你們是世界的**主人翁**，但地面上却沒有一塊土是你們自己的」。

然而貴族們是不能耐聽這種激揚的演說的，故於選舉集會的時候，竟噉使武裝的親信者將吉別流士撲殺了。乃弟苦納克士見其兄已遇害，仍然百折不回地站在農民的立場，主張國民的歲納須依法律，主張改革裁判制度，主張給失業者以職業，主張擴張選舉權，爲使自己的主張實現起見，也運動被選爲護民官，以便與貴族肉搏，然未幾又爲貴族所殺害了，這在紀元前一二一年，其兄是於紀元前一三二年遇害的。

(B) 奴隸與富豪的鬥爭 羅馬由共和入到帝政以來，所謂平民的多因歷年從事戰役，土地荒廢或被侵占的結果，多半成爲無產階級，並且是流氓無產階級，因此，羅馬遂發生了奴隸羣的大規模的耕作，這種奴隸的來源，多係戰爭的捕虜，例如有名的布匿（役戰征迦太基），馬賽脫利亞戰役

，西班牙戰役等，每戰爭一次，即增加許多奴隸。光是馬賽脫利亞這次戰役，得着奴隸數就有十五萬之譜。奴隸制度，實是羅馬帝國最良的溫室。

奴隸也不僅在農作一方面，舉凡建築，道路，運河，水道等的建設，也是需要奴隸的，其他醫士，家庭教師，書記，會計等也當然不出奴隸範圍以外，又當時喜劇悲劇的俳優，馬師，鬥士等也是由奴隸充當的，奴隸的用途既是普遍，故貴族家所用的奴隸，多者至四千人，少亦有五百不等，貴族們既認奴隸是沒有人格的，故其待遇會不若牛馬，他們怕奴隸逃避，則以灼熱的鐵刻印於其面上，並且於其勞動的時候，都繫以鐵鎖，至逃亡被捕的，當然就是十字架的死刑，尤其殘忍的，竟使所謂鬥士的奴隸，直同猛獸格鬥以取樂，這些貴族富豪們真是何等鐵石心肝！

奴隸們也是有血肉骨格的人，故他們對於富豪的叛變，也是屢仆屢起，紀元前一八七年曾叛變一次，然有七千人奴隸，至被磔於十字架，紀

元前一三四——一三二年，一〇四——一〇一年，曾有奴隸大規模的叛變，紀元前一三四四年之役，叛變的奴隸約有七萬人之數，然結果，有二萬以上的奴隸，至被磔於十字架，總計奴隸叛變中最有名的奴隸首領，實爲斯巴達卡斯 Spartacus 茲試一述那次的戰蹟。

斯巴達卡斯爲游牧族的脫拿加人，因戰爭的捕虜而至羅馬，被迫爲奴。他曾與同伴的脫拿加人，高盧人等約二百人，想乘機脫逃，已而則爲當道所知，然斯巴達卡斯終於逃脫了。斯巴達卡斯自此即隱身於維士蘇威 Vesuvius 的死火山，宣傳耕者捨其田，牧者放其羊，囚者破其獄，奴隸離其主人，強制勞動者割斷他的束縛，而羣集於解放戰的旗幟之下，藉與貴族一戰，果然不好久，許多奴隸都聚集於斯巴達卡斯之前，伊斯巴達卡斯組成嚴整的隊伍，開始一戰，就已褫掉羅馬將軍之膽，羅馬將軍即刻乃編成八千以至一萬的討奴軍。斯巴達卡斯此際大軍壓境，乃堅壘以待，但

其部下諸將與高盧人以為這一舉，是示弱於羅馬的，乃逕率三千人迎敵，畢竟敗北，於此，乃佩服斯巴達卡斯的先見。

斯巴達卡斯堅壘以待之後，乘羅馬軍的不意，即出奇兵大勝了羅馬軍，同時下部意大利的諸奴隸，也因這一個勝利得着了解放，斯巴達卡斯此際正企圖解放羅馬全境之奴隸，即欲乘羅馬大將龐培 Pompey 的出征兵還未召還的時候，急激的進兵北方，以完成他的解放事業，這不能不說是政治家偉大的觀察，可惜這個計畫，為其部下所反對，同時他部下的意見也分裂為二，即高盧人與日耳曼人為一致，脫拿加人與下部意大利人是完全贊同斯巴達卡斯的主張的。一方斯巴達卡斯的意見分裂，暴露了弱點，一方羅馬軍則變輕忽為注意，組織三個有力的部隊，有兩隊的指揮，是為羅馬最高的執政官，有一隊的指揮為羅馬將軍，於是斯巴達卡斯率領四萬人前進，斯巴達卡斯的部將苦利苦休士（與斯巴達卡斯意見微有不合，他是

統率高盧人與耳曼人的)則率領三萬前進，這一次大戰，開始是羅馬軍勝利，苦利苦休士則歿於陣前，其統率的隊伍也大半星散，然而斯巴達卡斯則能收合部隊，再以精兵擊破執政官所指揮的兩大部隊，並擄獲了許多行李與捕虜，同時並補行了苦利苦休士盛大的葬儀。

當其舉行葬儀的時候，斯巴達卡斯把羅馬的捕虜集合於墓前，實行「請君入甕」的辦法，即請高貴的羅馬人佈演羅馬奴隸與猛獸鬥格鬥，於是高貴的羅馬人一個個出現於演武場，而使被侮蔑的奴隸們，通立於座上拍手稱快，高貴的羅馬人撫今思昔，能勿內愧！

斯巴達卡斯的勝勢，既已達到絕頂，方欲直撲羅馬，完其解放事業，不料他這個計畫竟然變更，竟轉軍南向，同時羅馬也派遣了重兵，阻止斯巴達卡斯往羅馬的去路，終於羅馬還有其根據地，不過這一戰，又是斯巴達卡斯的勝利，他到了下部意大利之後，即布告寬大的法律，制定生活資

料公正的價格，獎勵斯巴達的簡易生活的方法，融和諸民族的亡命者，他這種設施，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家的見地。但羅馬軍自從受了幾次大挫折之後，更有深切的注意，不僅軍容與技術，不可小覷這一羣的奴隸，就是政治的知識，奴隸們也是不可輕視的，於是處處精細，事事小心，卒以數量上優越根據地上的關係，竟於紀元前七一年屠盡了斯巴達卡斯所率領的奴隸隊伍，斯巴達卡斯則歿於陣，其餘部下約有六千人已全為羅馬軍所捕，而六千捕虜，竟為羅馬軍通磔殺於十字架上了，羅馬支配者畢竟慘毒！其實當羅馬軍全勝的時候，斯巴達卡斯的陣營內，還有三千羅馬的捕虜生存着，那怕斯巴達卡斯雖被目為奴隸，終還能尊重敵人的生命，以視高貴的羅馬人何如！

不過斯巴達卡斯儘可以不朽，使高貴的羅馬人悚目驚心者許多年數，即在他死了以後，而羅馬庶民階級的許多母親驚嚇其頑皮小孩的時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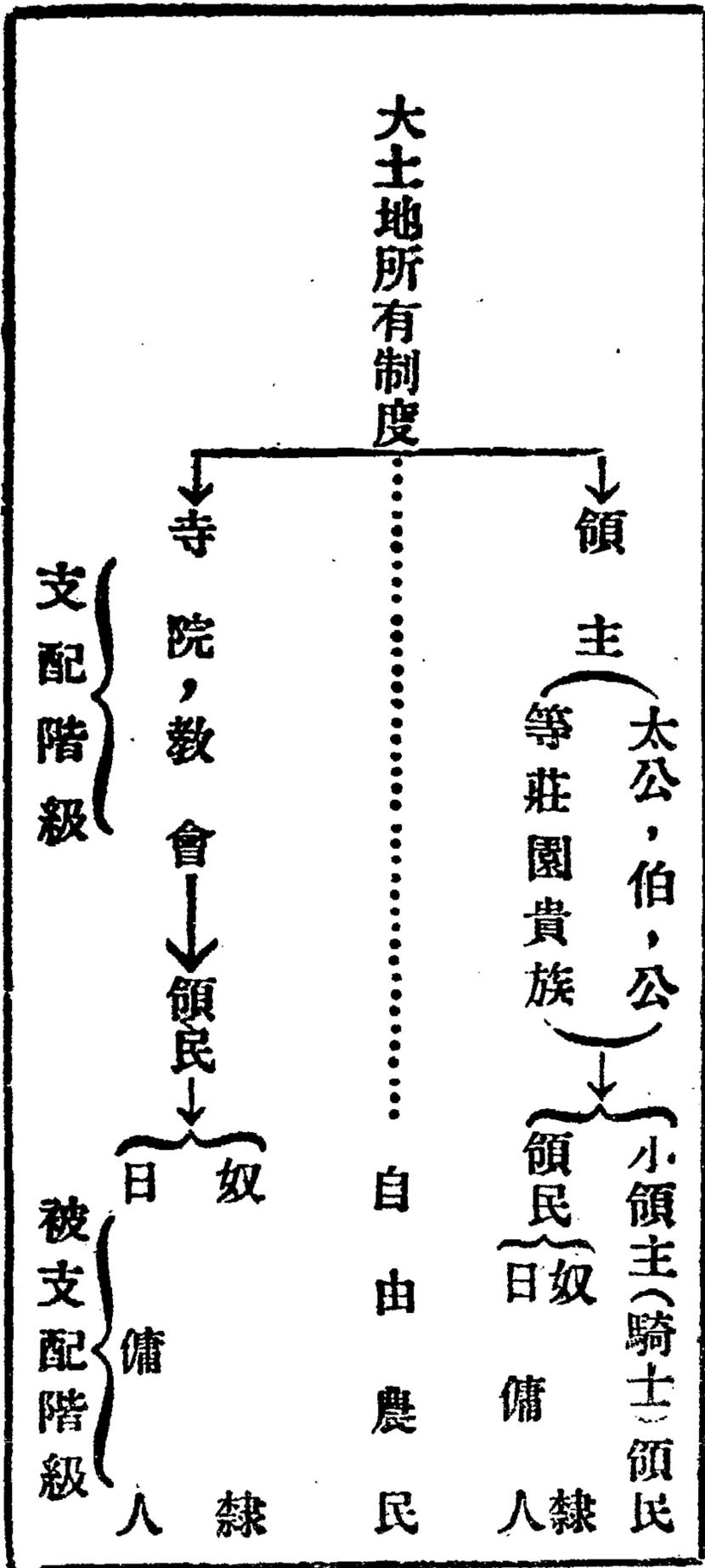
一聲「斯巴達卡斯來了！」頑皮的小孩即匍伏不移，足見斯巴達卡斯的英威。

第四章 中世紀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中世紀的社會組織

中世紀的莊園經濟，即為自給自足的經濟，莊園的領主，即莊園的統治者，大概有二種：一為太公 *Craussen*，伯 *Grafen* 公 *Herzogen* 等世襲的莊園領主；一為寺院的僧正，管長等教會的莊園領主。領主之下有隸屬的農奴，不過其中還有領主賜給土地於其臣下的，是謂小莊園主，這當然是比較農奴自由的一個階級，而所謂小莊園主的，就是中世的騎士 *Ritter*，騎士對於大領主供扞衛的職務，農奴服務於大領主的土地，而有種種役賦的義務，至所謂自由農民的，他本是村落共產時代的遺物，至入中世而立於

領主與農奴之間，名義上雖屬自由，實質上却有好幾種經濟的打擊，即（一）自由農民自己須豫備戰爭時武器與馬匹，以供領主戰爭之用；（二）不斷戰爭的結果，則農業荒廢，家計不支；（三）領主由戰爭的損失，須徵發自由農民的賦課來補填，有此數者，於是自由農民也不得不沒為農奴。茲將莊園經濟的社會階級間的關係，列表於下：



第二節 中世紀的教會

說起中世紀的教會，就要聯想到耶穌，耶穌本屬猶太工人之子，耶穌的誕生，正是猶太隸屬於羅馬帝國的時候，猶太教本屬民族的宗教，是想藉宗教的熱情團結猶太人，以便猶太復國，然而耶穌則是想建設神王國。而救濟俗界一切罪惡的，所謂政治的鬥爭，革命的叛亂，民族的戰爭，愛國的利益等等，是耶穌所毫不經意的事，然因此，竟與猶太宗教帶有民族熱情的，就大相抵觸，畢竟耶穌被猶太人磔殺於十字架了。

耶穌死後，他的門徒雖然也很熱烈的繼續耶穌的精神，然而這個超民族的宗教，正合支配世界的羅馬帝國的胃口，駸駸有成爲羅馬國教的趨勢。追羅馬自身的經濟基礎——奴隸——不堪物質上精神上的壓迫，日漸萎縮，日漸頹唐，同時羅馬的自由民，早已成爲流氓無產階級，於是獷狎游牧的日耳曼人一入寇，羅馬帝國遂瓦解了。

羅馬帝國雖已瓦解，而教會的體系却還存在，它有許多消極的德義，可以馴化獷悍的日耳曼人，它有許多智識的寶庫，可以教給野蠻的日耳曼人，它有許多宗教儀式，可以參加冠婚喪祭，它有許多神秘的醫術，可以療治疾病痛苦，因此，日耳曼人對於教會也成爲必需品了。迨日耳曼人由游牧部落進於農事之後，由村落共產進於莊園經濟之後，教會也一步一趨的與俗界領主相對立，尤其在俗界互爭土地的時候，教會更有偉大的城堡，是資避亂者的防護，而避亂者保護的條件，就是避亂者的土地須納給於教會，而爲教會的領民，教會的領地既大，教主的權力至有凌駕俗界領主的趨勢，試看教父聖奧古斯都 (Saint Augustine) 在其神之都市 (The city of God) 上描寫二種都市，一爲現世的都市，那是可蔑視的物質的都市，一是未來的都市，那才是神意的都市，他這種說法，明明是教會一尊的說法。不過當世的教會一方雖是想駕俗界支配者而上之，同時對一切被支配者

則猶諄囑地上的權力者還是要絕對服從的，可見中世紀的教會與領主，是相互提攜着壓迫人民的一個合體物。

第二節 中世紀的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 Scholasticism (日人譯為煩瑣哲學) 創之於阿奎納士 (Aquinas)，是把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與基督神學合而為一的。阿奎納士也說人是社會的生物，為達自己的目的，於社會的體制上是與他人共同的，在這一點却有似乎盧梭的社會契約說，而為寺院的一個反動。但他不過是想把宗教的神秘主義，使之歸於理論的形態，就是要把基礎由權威的宗教移到學問的宗教，至他說個人應依賴支配者的權力，亦猶之教會諄囑人們要服從地上權力者一樣。

再經院學派有酷似中國儒家重本輕末的學說，中國儒家為封建主的裝飾者，重視業農，輕視工商，這當為中國自給自足經濟的反映，而經院學

派也是這一個環境的產物，中世紀的一些莊園主無論是僧界的，俗界的，在其大城堡之下，各種都是自給的，因此，經院學派，極鄙視一種金利生
活者與商人，阿奎納士說：

「取重利於貨幣的貸借，是不公平的事，因其行爲無異以不存在的物售於別人。以不存在的物售於別人，不平而且不公。明白這個道理，則當知物之使用全含於消費中，如吾人之用酒是。……故以這類的東西說，物之使用，不能離於物之本體而獨立，交讓其物之使用，就是交讓其物，由此看來，假使借出與此類相同之物，其物之所有權必與借出該物時同時轉讓。設有人想分別售其酒並其酒之使用，當必出售兩次，至以不存在的東西出售，以不存在的東西售與別人，顯然是不公，且是有罪的行爲，由此理推之，凡以酒或米出貨於人而求加倍償還的必爲不公之事，既要求償還原貨的數量，又要求加償使用的數

量，重利殊甚。」

亞奎納士這種說法，顯然是打擊高利貸並獨立商工人的，顯然就是莊園經濟的護符，蓋莊園經濟多賴自給的農業手工業爲支柱，若有了獨立的商工人，那就是莊園經濟不能維繫的朕兆。至於輕末必然重本，那只是理論上邏輯，事實上中世紀的農奴，境遇是極爲酸楚的，不僅對領主有一定的貢賦與勞役，還有額外的苛稅，如雞卵稅，蜜蜂稅，風車稅，教育稅，寢台稅，尤其想像不到的，領主對於農奴，還有所謂新婚初夜稅，大略這就是所謂重本了。中國也是一樣，中國的封建主與儒者總常說：「上農除末，黔首是富」，「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儘管這樣說，其實死於苛捐，死於雜稅，死於兵燹，滔滔者皆是農民，那裏是重本輕末？不過爲封建時代的一個標語是了。

第四節 農民的叛變

(A) 法國 大約英法的百年戰爭中，法國貴族的墮落與農民的窮乏，算已達到極點，貴族與農民，雖同因戰爭的結果，致來墮落與窮乏，然農民實爲尤甚。不過越是墮落的貴族，就愈加取償於農民，而窮乏的農民因貴族格外的敲吸，就愈加貧乏到底，然因此，竟逼起農民入於窮而走險的一途，法國的農民叛變，實勃發於一三五八年，其指導者是爲魯穆夏爾，這一個大騷動，從一三五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四日，整整已兩月餘，足使許多貴族怵目驚心。不過這些農民除單一的要求之外，沒有什麼大組織，故爲貴族勾通國王的援兵所撲滅，叛變的農民被屠殺者幾達數千。此就該時的記錄載看：「法國對仇敵的英人，都沒有對農民那樣殘暴」，據人，可推知了。至首領魯穆夏爾則爲皇太子查理士以休戰條約的口實之下，誘之於巴黎，而烹之於熾熱鼎中，同時並將沃治河，塞路河，馬魯河

等的農民移住者，無長幼的都享以火與劍了。

(B)英國 英自一三四八年的黑死病蔓延以後，英國人口幾乎死掉一半，此後英國的工資，即因工人數大減而驟增起來，因此，工人地位遂漸形重要，不過英政府對於工人加薪，是極不滿意的，故於一三五一年頒發工人律，不准自由加薪，由是怨毒之蓄於工人中者甚大。同時因人口數驟減，需要工人之處就特別多，故隸屬於莊園制度之下的農奴，也漸不耐地主的徭役及租稅，而有自由行動的趨勢。不過地主們陡覺得這樣一來，不啻就是自己的破產，乃於一三七七年向國會請願，陳述農奴蔑視了習慣上的義務，於是英政府徇地主之請，於一三七九年，規定凡年在十六歲以上者，均須納丁口稅，未幾又徵發戰費（英法戰爭），當然這一來，就不啻火上加油。

果然，一三八一年，坎得（Canterbury）與愛士克士（Essex）兩地的農民叛

變起來，決意向倫敦進發，沿途加入農民和工人的，正不知凡幾。馬上英國的東南部也羣起騷亂，地主及教會的居室頗有被焚，凡丁口稅冊，封建租稅清冊，尤盡力銷燬以稱快，倫敦城中表同情於叛黨者，皆開門以迎，在這一個嚴重時期，英王才出宮與叛黨見面，並口頭應允撤廢農奴制度，於是叛黨在這個口號之下散隊了

(C) 德國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雖是農家子，然其改革宗教，與其說是貧農的急先鋒，無寧說是中產階級的急先鋒，蓋中產階級憧憬於舊教的神權君權之壓抑過甚，故籍口改革宗教，為自己闢一條坦途，然而貧農亦因此大受影響，路德說無論何人有金幣一百枚者，每身即可吞嚥農民一人，又說德國之封建諸侯，實與絞刑吏無異，此種人在昔日吾人稱之為流氓，而今日則稱之為信基督教而且可敬之諸侯，路德這種宣傳，遂使貧農也藉口聖經以自衛。農民對地主的要求有十二條，就中說明地主所勒索

之大部分租稅，聖經中並無規定之明文，而且同是基督教徒，地主亦不應以農奴相待，同時工人們也有與農民聯合的，其要求更爲激烈，其重要條文，爲教會財產除維持民選教士外，均應籍沒備公益之用，教士與貴族的特權均應剝奪，以免壓迫貧苦的人民。

農奴工匠既有這樣的聯合，遂開始直接行動起來，搗毀城堡，搗毀寺院，貴族僧侶也有被傷害的，特路德於此時不惟對農奴與工匠不表同情，並且宣言他們實犯有大罪，其身體與靈魂雖死亦不足以蔽其辜，他們既不忠於長上，又無端劫掠城堡與寺院，而且藉口福音以掩飾其罪過，故路德力懲惡政府應以武力平定叛亂，並說這種人不必憐恤，刺殺，絞殺均可，德國的君主，對於路德這個條陳，當然是言聽計從，於是這幕慘劇，開始於一五二五年夏間，相傳農民被屠殺的竟達萬人之多，農民的蕩產與失望，也是所在皆是，德國農民至是斷定所謂「新福音」的，並不是對於他們

的解放，且稱路德為謊言博士（Dr. Ligner）。

第五章 近世紀的社會思想

第一節 近世紀的開端

自貨幣經濟勃興，都市繁盛以來，於是商人階級有商業範圍擴大的必要，如千四百八十六年，迭慈（Bartvleuens Diaz）發見喜望峰，千四百九十二年，科倫布（Columbus）發見新大陸，千四百九十八年，維士可達加馬（Vasco do Gama）迴亞非利加而發見印度新航路，接着加布那（Cabral）於千五百年發見布納吉，高德（Corten）於一五二一年奪取墨西哥，畢札羅（Pizaro）於一五三一年占領秘魯，這個新世界發見的結果，第一，商業的重心已由地中海沿岸移到大西洋沿岸，由是，從來在德意志，意大利的許多獨占都市，都開始衰微起來，而為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法等國

的商業所代替，於是重商的主義和政策就盛極一時，而各開闢了許多商業殖民地。第二，世界商業的結果，從來爲西歐所不知道的咖啡，米，砂糖，可可，煙草，馬鈴薯等，輸入於歐洲，又因新大陸鑛山的發見，於是許多鑛物也輸入於歐洲，因之貨幣資本就特別繁盛起來。第三，壟斷商業上的利益實爲商人階級，故有了許多商業資本家與高利貸資本家。同時商業侵入農場之後，商人第一步就統制了家庭手工業（Hausindustrie），第二步就把家庭手工業變成了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於是入了工業資本主義的園地。第四，一方因商業資本爲工業資本盡了「清道」的責任，爲之蓄積了許多資本，爲之製造了許多失掉土地的農民而來集中於都市，使工場有了勞動者可僱，一方又因市場擴大，對於商品的需要就愈加積極，於是工場手工業已不能應付裕如，於是產業革命就應運而生。

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大略先起於紡織，次起於鐵業，次

起於交通。茲試略述這個經過，就可知道。

一七三三年，克岩 (John Kay) 發明飛梭 (Flying Shuttle)，一七六四年，哈格利夫 (Hargreaves) 發明多軸紡織機 (Spinning-Jenny) 一七六八年，阿克萊 (Arkwright) 發明水力機 (Waterframe)，一七七九年，克郎登 (Crompton) 發明驟機 (Mule-Jenny)，以上皆係紡績機的發明，接着又促進織物機的發明，故一七八六年，嘉特萊特 (Cartwright) 發明力織機 (Power Loom)，一七八三年，有刷染機和漂白劑的發明，一七八八年，亞美利加 有繰棉機的發明，這許多機械發明的結果，除水力風力以外，應該有新的動力的發明，於是一七八六年，有瓦特 (Watt) 的蒸汽機關發明，一八〇四年，法國加奎那 (Jacquard) 有絹織機發明，既是增加了動力，煤鐵則成了主要的要素，於一七五〇年的時候，煤的生產額就增加非常，而鐵的一方面，於一八六五年，畢士美 (Bessemer) 發明了鎔鑛爐，接着

德國的西門士 (Siemens)，英國的安馬士 (Thomas) 等又造成了改良的鎔鑪，於是鋼鐵業就日益繁盛起來了。

鐵的生產與鐵生產品的生產並蒸汽機關一般流行的時候，於是一切方面的生產業都機械化，就在農業方面，替代鏟與鋤的蒸汽鋤，刈草機，自動束禾機，牧草乾燥機的機械等也廣為流行了。生產方面的變革，當然喚起交通方面的變革，於是運河和道路也大為改良，一八〇七年，美人富爾敦 (Robert Fulton) 發明蒸汽船，一八一九年，美國的沙哇那 (Savanna) 號開始橫斷大西洋，一八二五年，司蒂分生 (Stevenson) 發明火車，於是水陸的交通，就已大有進步了。這種生產技術與生產力的增進，乃是日新月異的，近則空中的交通，已臻臻日上，舉凡軍用的民用的航空，都呈突飛猛進之勢，尤其最近的動力，已非復蒸汽動力可比，即白炭代替了黑炭，水電力代替了蒸汽力，也可說是動力的一大革命，將來人類的征服自然

，也許非今日所能想像，說到這里，我直爲未來的人類祝福。

不過人類社會的思想，概係環境移植於腦中的翻譯，茲試略述該時社會思想跟着社會演進的一般。

第一節 個人自由主義

何以發生亞丹斯密士 (Adam Smith) 的個人自由主義？那就是產業革命須得先肅清封建殘骸的一個準備，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與商業資本主義不同之步驟。茲試分述於下：

亞丹斯密士的時代，正是產業革命的開端，如阿克萊 (Arkwright) 的水力紡績機，瓦特 (Watt) 的蒸汽機關，嘉特萊特 (Cartwright) 的力織機已大爲流行，然而產業革命的施行，至少在消極方面，沒有封建殘骸的如同業組合等把「利本」製造機的發明者投之於維斯杜納河，把「利本」製造機燒毀於漢堡，在積極方面沒有所謂徒弟法或都市組合法 (Municipal

Corporation) 阻止勞動者的自由與產業自由，才能施行產業革命，才能發揮個人主義。

但是亞丹斯密士一方則遇見產業革命的開端，一方則還保留伊里薩伯朝的徒弟法，習職業者，須有七年徒弟的學習，至職業的種類，也是有限制的。同時英國貧民的居住法(Law of Settlement)，也有嚴格的規定，即一個教區的勞動者數須有一定的限度，若是勞動者自由的從甲教區跑到乙教區了，馬上就得勒令該勞動者仍回到於原住教區，似此，工業資本主義缺乏了自由勞動者，就不啻工業資本主義少了一個大要素，而遇着重重的暗礁。

同時工業資本主義須有產業的自由，乃能盡量發展，然如英國的都市組合法，却有許多限制，它要檢查商品的品質或價格，它要規定商品的製造，它目為奇技淫巧的，它將停止你的生產，當詹姆士瓦特來到格勒斯哥

(Glasgow) 開始試驗他的蒸汽機關時候，竟被格勒斯哥¹的鐵工基爾特 (Local Corporation of Hammermen) 所拒絕，這樣，產業既不能自由，如何能暢行產業革命？這均為亞丹斯密士所目擊，於是有個人自由主義的發生。

以上所述的，乃是關於封建的殘骸，其他關於該時流行的重商主義，在亞丹斯密士看來，也最足以妨礙產業的發展的，無論重商主義專置重於支配階級軍事上的優勢，而忽視國民自身之經濟的繁榮，已為亞丹斯密士所不取，同時政府只為自身的利益，而所有保護與干涉，也是徒長政治的糾紛，例如英國當時把重商主義的政策適用於殖民地美國，其大要是：

- 第一，殖民地對於母國，不可不供給母國不能生產的貨物。
- 第二，禁止殖民地與母國的商業競爭者其他商業國通商，禁止殖民地的工業與母國工業相競爭。

第三，殖民地不可不負擔母國的軍事和政治的費用。

英國這種重商主義的殖民政策，使美國除英國船舶之外，不能輸出入運送貨物，使美國除英國貨物以外，不能輸入別的貨物，使美國的農產品，不能與英國競爭，使美國的毛織業與製鐵業不能製造，於是美國遂於一七七六年，樹起對英獨立的旗幟來，這不是重商主義為時代錯誤，並拘束生產力的增大與產業之實際發達的證據麼？亞力其私士的「諸國民之富」*Wealth of Nations* 也恰是一七七六年公布的，這與美國獨立宣言都是歷史的產物。

亞丹斯密士的個人自由主義，在其「諸國民之富」上說得很詳悉：

「一切保護或干涉的制度，若是通同除掉，就可把自然的自由那種簡單明白的制度樹立起來。各個人於不侵害正義的範圍內，可以任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不管他為何人，他是什麼組合，他是某種產業與資

本，總之他以自己的事業與資本行競爭的時候，宜儘該個人的自由。世之執政者若想從事干與，必難免陷於幾多妄想，……在自然的自由制度之下，主權者的任務只有三……其一是，不使一國受他國暴力的侵害；其二是，盡量的保護社會各員，不使受社會其他不正的壓制，換一句說，就在樹立真確的正義的支配；其三是，如個人或少數個人關於創設某公共事業及公共營造物，若收支不相償的時候，國家有維持的任務」。

以上爲亞丹斯密士就國家所應有的態度并企業家的自由，給與了一個說明，但他對於勞動者何如？他說：

「他自身的勞動，就是他的財產，這個財產，是其他一切財產的根本基礎，同時又是最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貧民的財產，概在他的腕力與熟練，他於不侵害別人的範圍，由其適當的方法而使用其腕力與熟練

的時候，若加以妨害，這是對於最神聖的財產明白一個的侵害，這是對於勞動者與使用勞動者正當的自由，一個最顯著的侵害。正是一方妨害他所認為適當的從事，同時一方又妨害了使用的適當從事者。雇入勞動者之便利與否的判斷，應由有利害關係重大的雇主自行決定，若立法者對於這個中間有所顧慮，實無益的，同時也是壓制的」。

亞丹司密士的這種說法，完全是發揮個人主義的真諦，良以在私有制度之下，各人的生活，都是各人負擔，毫與社會無關，因之各人謀生活的出路，應由各人有絕對的自由，社會亦不能加以限制，這實在對於當時的封建殘骸如同業組合，都市組合，並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一個大掃除，雖說他這種學說到後來演成貧富階級的懸殊，而在當時（產業革命的直後）却也是應運而起的東西。

個人自由主義所謂正統學派的（Orthodox School），到了馬爾沙士

Malthus 李加特 Ricardo，就已發揮盡致，尤其是馬爾沙士在其人口論上說得最透骨，他說：

「生存於占有世界的人們，若是沒有從其兩親得着正當的生活資料，又社會對於其勞動也不需要的时候，那末，他對既於最小的食物部分，也沒有何等權利，也就是他沒有生存的權利，因為大自然的享宴中，已沒有他的席次。「自然」命令他退却，若是席次的來賓中不動憐惜的同情，自然就馬上執行它的驅逐令。若是某來賓爲他設了席次，自必陸續有參與這個恩惠的出現，即有了另備席次的風聲，則享宴室內必是應接不暇。因之享宴的秩序與調和已被破壞，以前豐富的享宴則變爲不是，而食堂內爲來了許多破落戶和乞食者，自必又要另備若干份食物，但因出乎豫料之外的原故，於是食堂內的秩序，就喧囂非常，難於應付。享宴的主人公一面須爲來賓豫備盤饌，一面則知道不能

應付無限制的人員，故到了席次滿座的時候，對於新的來客，須決絕的辭退，即主人公對於一切侵入者須有嚴格的限制，若是座上客違反了這個限制，那就是座上客的過失，不過今後若能覺悟，還未為晚。

馬爾沙士這種言論，本是個人主義的極端，也是私有制的一個護符，他只知道自然享宴的主人公豫備的席次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故對於其他來客不能不加以拒絕，故為維持這個享宴的秩序與調和，拒絕一切侵入者實有必要，不知自然的享宴由人們開發的結果，實可達到無窮的高度，觀近代物質文化之突飛的進展，就可知道，馬爾沙士這種靜的社會觀，當然違背了社會的進化律。再馬爾沙士既有這種靜的社會觀，於是認為列席自然享宴的，只是固定的，不是歷史的，這也是一種錯覺。

第二節 空想的社會主義

產業革命的結果，於是工場制度 (Factory System) 發生，即生產單

位，已不是一個家族，已不是少數人的協作，已不是二三簡單的工具與僅有的材料，那是萬數以上的人們傍着複雜的機械，把龐大的原料製造出來，供社會全體消費的一個制度，其必然的結果，將發生生產機關所有者的資產階級與除勞動以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這兩階級的關係，已不是昔日溫情的關係，而單為契約關係。

同時因機械發明之後，使勞動的分業化與單純化，一方則發生婦人與小兒的勞動，一方則使中小的經營，並以熟練為特長的手工業者，逐漸沒落，逐漸失業，於是發生了空想的社會主義。

但是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的，並不是指摘他們對於現社會的描寫，因為所以觸動他們對現社會的描寫的，恰是產業革命的後，不過他們一方雖是指摘了現實，而他一方却想歸本於人類本性的汨沒，他們以為人類本性是永久支配人類社會的自然律，現社會之所以陷於窮乏與罪惡的，實由

背叛了人類的本性的。然則如何才可根絕現社會的罪惡與貧乏？那就在各種設計上恢復了人類本性，未來的理想社會是不難實現的，因此，他們這般人就盡力的宣傳，盡力的計畫，終以離開了現實條件，故遂入於失敗之途，這也就是稱爲空想的由來，茲姑舉其代表者數人，以覘一般。

(一) 奧文 (1771—1858)

Robert Owen 於一七七一年出生於北威爾士的紐塘(Newtown)村中，他的父親是馬具商，鐵商，並郵政局長，不過奧文雖出生於中產階級的家庭，然他的學校教育，只到九歲爲止。他十餘歲即爲商店徒弟，十九歲，便在一個棉花工廠當經理人。他有一次到格勒斯哥(Glasgow)的紐拿克(New Lanark)工場參觀，便和工場主人得爾(Dale)的女兒發生了戀愛，不久即結婚，遂作了紐拿克工場的經理和股東。

紐拿克工場中有工人兩千，其中有五百人係小孩子，大半只五歲或六

歲，都是從愛丁堡（Edinburgh）和格勒斯哥（Glasgow）的貧兒院及慈善院招來的，五六歲的小孩子即伺候輪轉不息的機械，已屬可憐，同時成年工人的偷竊，喝酒，和種種壞事體，也差不多充滿了工場，但奧文自入該工場之後，即盡力地改良，養成他們愛清潔，守秩序的习惯，對於成年工人，則辦一個消費組合，使工人們可以得到價廉物美的好貨物，惟飲酒一事，監察極嚴，對於幼年工人，則設立學校，把教育的基礎，放在直覺和觀察上，而不置重於賞罰，奧文這種設施，差不多轟動了全歐洲，因此各國政治家和實業家都踵相接的來參觀這個工場的成效，而奧文改良社會的熱情，也日加增高，他以為一個人的品格，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種外力替他造成的，就是他週圍的種種環境替他造成的，這種環境是他的力量所不能夠左右的，一個人不是毀或譽之適當的目的物——此等原則便引出一種實在的結論，就是，好好地造成一個人的品格之秘訣，是將從早年起，放在一種適宜的

體育，德育，和社會的感化之中。

奧文由這個見地出發，知道人們現時的罪惡與貧乏，是由他的環境造成的，故他不遲疑地馬上的結論，就是要避開這個環境，才有免除現時的罪惡與貧乏的可能，於是先由他的弟子康布(Abraham Combe)在附近格勒斯哥阿畢士頓(Orbiston)地方，實行新社會的試驗，在同一年內，奧文自己在美國印第納(Inneina)的紐哈夢尼(New Harmony)地方，也作同一的試驗，但經過兩年的實驗，師弟兩人的計畫都完全失敗。

其實奧文的失敗，是早已預見的，他太重視人性，太忽視現實，只知道現時的罪惡與貧乏，是為環境所造成，但是這一個環境的本身殊未注意，它如何能造出罪惡與貧乏，也沒加以考察，即率爾地離開這個環境而另造一個新村，企圖其理想的社會實現，此其所以為烏托邦的由來。

(二) 聖西門 (1760—1825)

Saint-Simon 生於法國貴族之家，當少年的時候，心中就懷一種極大的志願，他吩咐他的僕人每天早晨用下面的話驚醒他！「先生！你記着，你還有許多偉大的事業要做」，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他雖然是貴族出身，却很表同情於平民，不過被黨人視為貴族，畢竟捉將官裏去了。出獄之後，即從事於土地投機事業，頗稱富裕，然自此即專心於學問，尤其注意於社會的改造。綜計聖西門的主張，有三個要點，一為他的精神的歷史觀，即他把人類知識發展的階段分爲三個，（A）神學的階段；（B）形而上學的階段；（C）實證主義的階段。所謂神學的階段，是指人類把自然及社會的諸現象，通過神的意思才能了解的時代，形而上學的階段，是指各現象的背後存着抽象的本質，要使聯屬於本體才能了解的時代，實證主義的階段，是對於一切現象，不加主觀的批評，而在發見其因果法則的時代，他這種分法，足為他的門徒孔德（Comte）（社會學的鼻祖）說明人智三個階段

的一個底本。聖西門以爲第一和第二階段，是屬於過去及及現在，第三階段是屬於將來的，據他說來，現社會之所以混亂的，實由於宗教不進步的原故，故宗教實有改良的必要，因此，引出他的「新基督教」的觀念來，他這個新基督教，正是適應他所說的現世所謂形而上學的階段的，因爲一般的知識程度與宗教思想極不一致，故社會不是調和的，統一的，要使社會調和統一，那只有新基督教，才能溝合一般的知識與宗教思想。

一爲他的經濟的歷史觀，他以爲真實的社會生活，是經濟的生活，不是政治的生活，故他說道：「產業階級，當然是社會第一階級，何以？因爲他是一切階級中最重要階級，他們即沒有別的階級，也可以存在，：因爲他們是由其自身的力和勞動而存在的」，不過他以爲今日，已成爲逆行的社會，即無知的，怠惰的，迷信的，却可靠其相續財產的存在，而聰明的，勤勉的，有用的反爲前一種人所役使，這非逆走的社會而何？故

在他看來，實有糾正的必要。

一爲他的產業主義社會，即握政治權力的應爲產業階級，不能屬於傳統的門閥和身分的許多人。他的產業主義社會的標語，是各盡所能的，他以爲產業主義社會的基本原理雖是平等，然不是完全的平等，因爲完全平等了，對於智愚賢不肖平等的待遇，不又不是不平等了麼？

上所述的聖西門主義，可說是法國大革命後王政復古的反映，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封建和軍閥制度，因爲王政復古，就愈加鞏固，因此，促進聖西門想道今後法國的領導者，除由產業階級與新基督教結合的統治以外，實沒有別的方法，因爲不如此，不足以代替現時的封建僧侶和軍閥制度。願聖西門所謂產業階級的，科學者，製造業者，銀行家，商人，勞動者等都是包括在內的，在今日看來，聖西門主義可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不過在當時的狀況，所謂產業階級的，都是在王政復古的淫威之下

支配着，而事實上也沒有單一的一個階級來領導，故聖西門才有這個籠統的稱謂。

至聖西門所以稱爲空想的，他以爲新基督教普遍之後，定能使現世和精神界的種種制度，都能適合於人類，而彼此相待亦必如兄弟一般，至現代的支配者，在聖西門看來是不成問題的，因爲聖西門覺得產業階級在全國民中，實占有二十五分之四，無論是物理的勢力或知識的勢力，都是絕對的優勢，故產業階級若欲立在支配者地位，沒有用暴力手段的必要。

(三)傅立葉 (1772—1837)

Charles Fourier 的父親，爲一個大正頭商人，故傅氏少年曾受過極完全的教育，然因家庭的關係，依然舍學就商，他當二十七歲的時候，受僱於馬賽 (Marseilles) 的某穀米商，該商店適有一大宗米糧，因遭饑荒，即居奇等價，畢竟腐敗不堪，竟要傅氏去監督銷毀這種東西，於是傅氏遂感

覺現社會的缺限，實有改造的必要。

傅氏的社會批判，無一處不犀利無比，他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是，現時所謂的自由，單是政治的自由，實際就是生活無保證的自由，餓死的自由。他對於人民主權論的批評是，政治家開口就說人民主權，實際沒有麵包與衣服的主權得能說是主權者？他對於經濟學的批評是，他們只是自由競爭的贊美者，現存制度永久化的人們。他對於個人主義的社會秩序的批評是，個人的利益與一般的利益是對立的，如醫者的希望是病人多，僧侶的希望是死人多，高利貸是希望饑饉，建築師是希望失火，總之所謂文明的，是可鄙的敵對的行動。他對於商人的批評是，商人是社會的富之掠奪者，吸血的寄生者，他以循環社會的富與血液爲口實，而是吮吸富與血的吸血鬼，從生產者立場說來，他是勒索贖身金的海賊，從消費者立場說來，他是張網的蜘蛛，從歷史說來，他含有海賊的血液。他對於工銀勞動者

的批評是，他們雖得着法律的自由，但因沒有物質生活的保證，也可說是又去上了奴隸制度之路。他對於家族制度的批評是，文明時代的家族制度，是建築於強制與欺瞞之上，而受強制與欺瞞的，常是婦人，因此，所謂戀愛的組織，只是一般強制的和欺瞞的組織。不過這時代的婦人也有一種特權，她能把姦生子冠上着本夫的姓名，有使本夫承認爲其子的權利。

通觀傅氏的這些批評，確是沒有一處不精當，但是傅氏改造社會的方案如何？傅氏以爲人有十二種根本情慾，其中有五種是傾於娛樂的，即視，聽，味，嗅，觸是，有四種是傾於集團的，即愛情，友誼，野心，血族是，有三種是有控制力的，即交換，競爭，組合是。這幾種情慾若能和諧一致，當然是完美的社會，然於現世的文明中，是決難實現的，那非改組不可。傅氏改組社會的計畫，是把社會分作單位，以每四百家或一千八百人爲單位，名爲自治團 Phalange，每個自治團的住所，是一個極大的公

共建築物，名爲自治工寓(Phalanstere)。每個團員，都是選擇趣味相近的工作，每個自治團都應當力求經濟自足之法，每個自治團應當爲一個民主的，自治的單位，如果有了成效，全世界都可以照樣去做，於是由各自治體舉出一個首領駐在君士但丁堡(Constantinople)，因此處可作爲萬國都城。

傅氏這樣的計畫和描寫，在紙上看來，不能不說是盡美盡善，然而議員杜拉利(Dulery)在凡爾賽(Versaille)試驗，失敗，隨後美國人的溪田試驗(Brook farm Experiment)也失敗了，終於傅立葉的計畫，只成爲紙上的美談。

第四節 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這句話，是由希臘的 Anar 與 Arche (無與支配) 二語而成，就是否認一切政府和權力的意義，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生當土地兼併，征伐相尋的時期，深感於政治只是強力支配者的一個工具，遂有極消極的無爲主義發生。試看他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這種學說，當然是周末土地兼併的產物，同時老子的產地亦不無關係，他是生長於南方楚國半蠻夷的地代，或者一方濡染了殘餘部落的生活狀況，一方又目擊着中原鼎沸，故誕生了他的無爲主義，這即是他與爲封建社會所瀰漫的北方學者，論調不同的由來。說到這裏，老子的無爲主義，很有點與脫斯爾泰的無政府主義相像，脫爾斯泰所住的鄉村中盡是一般小農民，這鄉村還受着「密爾」的支配，所有村中土地都是公有的，脫氏所習聞的事實，財產是基於實用，工業組織是小財主的自由團

體合辦的，故脫氏的無政府主義，他所目擊的事實就是他的底本。

總之無政府主義在英美及澳洲，是沒有多少人相信的，因為一般人皆習慣於大工廠，機器廠，鑛山，鐵路，或大洋郵船的複雜的組織的，對無政府主義便不能發生什麼影響，試看摩里斯所著的理想國的消息一書，即是無政府主義快樂的烏托邦，然在該書中却要將英國變成一個製乾草者的國家 (A. nation of haymakers)，即簡單的和小規模的農業，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所能够想像的唯一實業。茲試舉出幾個代表者來，以見一般。

(一) 蒲魯東 (1809—65年)

Proudhon 生在一個貧農家，其父為釀造所的職工，其母亦作下女，故蒲魯東七歲到十二歲的時候，還是一個牧童，以後當學徒的時候，才開始識字讀書，以後又為印刷工人與校對人，才得溜覽許多書籍。蒲魯東家庭的環境既已如斯，同時其政治的環境也是很惡劣的，本來歐洲當時正當維

也納(Vienna)會議之後，反動的兇鋒，繼長增高，而法國的查理士(Carlisle)第十自然也在反動的氛圍氣之下，規定檢查出版的制度，增加選舉權上的財產限制，聲明唯君主獨有提議立法之權，於是遂有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拿破侖第三即位以來，名義上雖保存革命原理，實際凡新聞雜誌以討論政治經濟爲事的，須經政府的允許，至大學教授，也須宣誓盡忠於皇帝，並且不准留鬚，以爲這是無政府主義的表示。

蒲魯東生在這一個環境之下，其痛恨政治與私有財產，亦自有其淵源，他於一八四〇年著「財產是什麼？」(Qu'est ce que La Propriete?)其結論就是竊盜的，就是不勞所得的意義。他很攻擊共產主義，以爲那也是同資本主義一樣，都是強者榨取弱者的設施，但同時他也不願撤廢私經濟的生產方法，他以為只要把私經濟的利息與貨幣撤廢，私經濟的自身是無礙的。然則他將如何？他則以勞動券代貨幣，使人人拿勞動券直接交易，

不經過什麼中介，而各個自由的平等的交換其所需要的東西，社會苟如此，國家的權力，就成了無用的長物了。

撤廢利息和貨幣，而代以勞動券，這當然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辦法，不過勞動券何由填發？即在大工業機械之下，又怎能斷定某部分的生產物，為某個勞動者的成果？設若這其間劃不清楚的時候，又如何分發勞動券？不過蒲魯東他有解決的方法，他的理想社會，不是最近的大工業，乃是復歸於小經濟勞動的商業，農業，工業，要如此，各人在私經濟之下，各人對於其勞動成果才印下了痕跡，各人才可拿這個印有痕跡的去另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然如此說來，蒲魯東算是一個退步的浪漫主義者了。

(二) 巴枯寧 (1815—1876)

俄國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至於二十世紀，家族工業制度 (The domestic System of manufacture) 仍屹然存在，蓋由他們的土地經屢代剖析分配

之後已經是非常之小，而所產糧食，又不足養活家口，故好些農人們不得不於冬季空閒之時作些工業，掙點入款，以補農業之不足，好幾千密爾中都有協作社製造各種商品，所需原料及半製品都由協作社購辦，俄國既還是東方方式的產業幼稚的國家，故其政治也還是東方方式的封建政治，貴族僧侶繼續攬大權，幾乎是不可形容的專制，因之成了滋養無政府主義的園地。

巴枯寧 (Michael Bakunin) 雖是貴族出身，然自他當軍官的時候，親自看見俄國專制之下所起的恐怖事件，心中便有了一種痛苦的印象，已而辭去軍職，至巴黎與蒲魯東深相識，由是巴枯寧從厭惡政府的抽象的觀念變為有體系的無政府主義。

巴氏把國家呼為龐大的墓地，他以為由人民的犧牲而完成的國家，則個人與國家必是矛盾的。據他看來所謂國家的，本質上是少數者專制的工具。例如歷史上的國家，有僧侶的國家，貴族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是。

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是由反對一切國家這一點發生的，他既然反對國家，然則怎樣可以體現人類的自由，並維持其自然的發達與個人的自發力。他認人類是團體的，是集合的存在的，故於財產上也主張集產主義，尤其在主張土地爲團體的所有這一點，是他的無政府主義的要素。

巴氏這一點（土地公有）不能不說是象徵俄國一方貴族握有大量土地，而還殘留着密爾的餘骸，一方又是新式工業還沒廣爲流行。他既然只把土地公有爲其無政府主義的要素，故他也是非難共產主義的，因爲他還主張生產手段要歸私人所有。不過他所說的生產手段，當然不是指的近代最偉大的複雜的機械工業，而是過去的簡單的手工業，姑無論他這種主張，也是復古的浪漫主義，願他又主張集產主義，是不是一個矛盾？固然他所說的集產，或許光只限於土地，然而集中土地的機關，當然又是最高權力的機關，而最高權力機關，不又是爲國家或政府的代名？於是巴枯寧的集

產主義就遇着破綻了。

(三)克魯巴特金 (1842—1921)

МРОПОКІН 生於俄國舊都莫斯科某公爵之家，他從小時看見他父親蓄養許多田奴，便心懷悱惻，即思解放，十六歲入皇宮裏面所設的侍從學校 (The School of Pages) 他在鄉間既知道愛惜一般人民，在朝廷中便發生一種痛恨大人物的心理，尤其他在軍隊中和行政機關中看見許多腐敗的現象，知道俄國不可有爲，一八七二年旅行比利時遇巴枯寧，就情投意合的互識了革命的無政府主義。

克魯巴特金可說是集無政府主義之大成，他以相互扶助說，代替生物學上生存競爭說，他以爲從動物界以至於人類，都是相互扶助的，試看文明各國，森林開拓了，沼澤填築了，並有橫亘數千里的道路與鐵路，鋪設於各方面，而河流也適於航運，港灣也便於停泊，這實是數千年間人類結

合的努力，不外就是社會的產物。這些既都爲人類共同努力的造就，故在一切人們不能不有處分的自由，即萬人都是富之生產者並消費者，在龐大的全體生產物中，沒有一個人能說某件東西爲他個人所造成的權利。

克魯巴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與巴枯寧的不同，巴枯寧的集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生產財雖是共有，而消費財則爲私有，但克魯巴特金，兩者均無區別，完全可以說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由這一點說來，克魯巴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可叫作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克魯巴特金在其「小工業與工業的村落」(Fields, Factory and Workshopchap)上批評亞丹斯密士的分業，說分業把人類分爲許多階級，以一小部分的事件，而疲敝人類的一生，殊屬悲慘。分業固爲增加生產力的一方法，然却蔑視了人類性。但克氏怎樣救濟這一點？據他說來，那就是工業與農業的結合，即一方撤廢機械複雜的大工廠，一方便農業與小工

業提攜。村落的農業與小工業結合之後，即可成立免除分業苦痛的有幸福的社會組織，蓋如此，不僅使肉體上精神上更爲愉快，且於該處可形成自治形態，而可矯正近世工業的中央集權化的流弊。

不用說，這或者就是克魯巴特金無政府主義的骨髓了，然其實現的步驟，就是社會退化的步驟，未必爲歷史所允許罷！

第五節 科學的社會主義

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以爲現社會的不良，是違背了人類本性的，故他們的設計，單在如何恢復人類的本性，而實現其所謂理想的社會，而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則以爲現社會是進化過程上必然發生的，同時在進化過程中必又孕育着新社會的要素，即現社會雖是組成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然其經濟組織內必包含着某種矛盾，這個矛盾，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日增大，結局必否定資本主義而出現社會主義，茲試舉出事實來說明。

要說自然是怕真空，那資本就怕沒有利潤，若是有利潤的話，那資本就會無孔不入。不過我們說起資本，它與富是不能混同的，富只是物的對象，在任何社會形態之下，都有富存在着，至資本，乃一定社會關係之下的產物，要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下才成爲富，這個社會關係，即是富之所有者直接間接利用富之無所有者的勞動而致富的關係，除開這個關係之外，富雖可以存在，而資本決不存在。

資本既已明白，但是利潤究竟是出在何處？說到這裏，似乎不是一句答得出的，試從交換說起。甲商品的一定量與乙商品的一定量能够相互交換的，必是兩者間含有某共通的東西，這個共通的某東西，就是一定量的人類勞動量，即人類的勞動，是形成商品價值的要素，一商品的價值即爲其生產上社會的必要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然在今日的社會，人類的勞動力也成了一種商品，故勞動力的價值，也當然由勞動力生產所必要的勞動量

而決定。

資本家行某種生產的時候，必買入勞動要具，原料，勞動力，使之爲生產的消費，而製造出新的商品，若是這個新的商品的價值，只與支出的原料，勞動要具，勞動力的價值相同，那資本家毫沒得着利益，然而新的生產出的價值，則較元來支出的大，這個大的由來，說是不變資本的勞動要具與原料，然這些東西的價值，只是移轉於新商品中，決沒有增加什麼價值，那末，這個大的由來，只有求之於可變資本中的勞動工銀了。

勞動者的必要勞動（維持其生活的勞動），比如說四小時的工作，就可與勞動工銀相償，然在資本家看來，他買入勞動力的這個商品，猶之他進油鹽店買油鹽，他任憑怎樣使用油鹽，油鹽店不能干涉一樣，故他於勞動者的勞動力，在四小時的必要勞動之後，還要作四小時的剩餘勞動，比如每小時爲五角，資本家只支出了四小時的工銀二元，却已回收了二元

剩餘勞動的剩餘價值，於是這個大的由來即在於此，此即在利潤的源泉。

資本蓄積的形態，是由資本的集積與集中，所謂集積的，從技術方面說來，是集合一羣生產機關與勞動者，而作有機活動的意義，從價值方面說來，就是資本家手中所有資本的全額增大。所謂集中的，即把各個不同所有者的資本單位合而為一，或為立於競爭不敗的地位，而相互的合而為一，或為立於劣敗的地位而被併合，總之是巨大的資本越發為少數人所掌握。不過資本集積與集中的結果，一方雖是資本主義制的繁茂，同時也含着巨大的矛盾。所謂高度構成的資本，就是不變資本的增加率，高於可變資本的增加率，資本家採用發達的機械，其動機當然也是希求增進利潤，尤其在希求特別的利潤。不錯，在劣等機械還在流行的時候，以優良的機械生產，自可賣得價值以上的價格，然若優良機械為競爭者所採用的時候，不僅特別利潤無從獲得，且利潤率還有遞減的傾向因為不變資本的增加率

高於可變資本增加率的原故。利潤率遞減了，就是軟弱資本主義根本的動力，必然要阻止生產的發達，這即所謂資本制與生產力矛盾衝突的表現。

然這種矛盾衝突，還不僅表現於利潤的生產方面，且還表現於利潤的實現方面，生產出龐大的商品，要到市場上換取了貨幣，才算達到目的，然因資本的集積與集中，大多數人都降為貧乏，即消費者對於生產物的購買力已大為低減，必然惹起生產過剩的現象，在先進的工業國，固可以把這個難關藉海外市場渡去，但不管殖民地與未開地，它的產業當然不是永久陷於幼稚狀態的，比如英國的加拿大和澳洲，不已經同母國有競爭的表現麼？競爭愈甚，利潤就愈薄而愈難於實現。

這樣，產業的豫備軍與落伍的中間階級，其數量就日益擴大，於是不知不覺由同一階級的地位而形成同一階級的意識，由同一階級的意識而形成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由經濟的轉而為政治的，即起而根本改造舊來的政

治組織，而適合於自己的解放。

以上只觸及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輪廓。因篇幅所限，故止於此。

第六節 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特殊的歷史階段，它有三個顯著的特徵，即（一）帝國主義為獨占的資本主義（二）寄生的或停滯的資本主義，（三）瀕於崩潰的資本主義，不過帝國主義經濟的要因，就是資本主義達到獨占的階段，故帝國主義簡單的可說是獨占的資本主義。

然則為帝國主義根本的經濟上特徵的獨占，倒底是什麼？

（一）加帖爾，脫辣斯，新迪加等的生產集中，生出資本家獨占的結合，（二）大銀行的獨占地位如英美法等幾個大銀行支配全經濟生活，（三）以脫辣斯及金融寡頭政治，而占有原料產地，（四）在國際的加帖爾之下，世界開始經濟的分割，（五）世界殖民地的分割告終。

帝國主義的階段，既然是急於要占有原料產地和分割世界，故由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四年止，幾大強國的殖民地就日益膨脹，茲試列表如下：

大強國						殖民地面積		本國面積		總計			
美	日	德	法	俄	英	平方 啓羅	(百萬)	人口數	(百萬)	平方 啓羅	(百萬)	人口數	(百萬)
			〇・九	二七・〇	三三・五								
			六・〇	一五・九	二五・九								
〇・三	〇・三	二・九	一〇・六	一七・四	三三・五								
九・七	一九・二	二二・三	五五・五	三三・二	三九三・五								
九・四	〇・四	〇・五	〇・五	五・四	〇・三								
九七・〇	五三・〇	六四・九	三九・六	一三六・二	四六・五								
九・七	〇・七	三・四	二・一	三三・八	三三・八								
二〇六・七	七三・二	七七・二	九五・一	一六九・四	四四〇・〇								

合計	四〇·四	二七三·八	一五五·〇	五三·四	一六·五	四七·二	八·五	九六〇·六
其他諸國（比，荷等）的殖民地	九·九	四五·五
半殖民地（國中國，波斯，土耳其）	一四·九	三六二·二
其他	二六·〇	二八九·〇
全世界	一三三·九	一六五七·〇

帝國主義以猙獰的面目，伸出鐵腕於落後國家之後，即大肆咆哮，勿論內港外海，鑛山腹地，都是他們的勢力所及，試以中國作比例一看。

第一可數的，是列強在中國設立的銀行，如屬於英國的，則有：

銀行名	投資額	在華支店
有利銀行	一·〇五〇(千磅)	香港上海
麥加利銀行	三·〇〇〇(同上)	五個
匯豐銀行	二〇·〇〇〇(千元)	九個

大英銀行

二·五九四(千磅)

三個

以外還有中英合辦的，屬於美國的則有：

花旗銀行

五·〇〇〇(美金千元)

六個

美國通運銀行

六·〇〇〇(同上)

三個

美國大通銀行

二·〇〇〇(同上)

二個

以外還有中美合辦的，如懋業是。屬於法國的則有：

東方匯理銀行

六八·四〇〇(千佛郎)

八個

以外還有中法合辦的，屬於日本則有：

朝鮮銀行

五〇·〇〇〇(千元)

二十個

台灣銀行

四五·〇〇〇(同)

七個

大連商業銀行

二〇·〇〇〇(同)

大連

三井銀行

六〇·〇〇〇(同)

上海

三菱銀行	三〇・〇〇〇(同)	上海
新高銀行	八〇・〇〇〇(同)	二個
住友銀行	五〇・〇〇〇(同)	漢口上海
橫濱正金銀行	一〇〇・〇〇〇(同)	十四個

列強既在中國有這多銀行網，於是軍事，政治，實業都完全受他們的支配，合計中國對他們所負的債務是：

日本	一九五・七九一(千元)	法國	八六一(千元)
英國	三六・〇一六	比國	四一九
美國	二九・二一八	丁抹	二九三
奧國	四八・二二六	荷蘭	一・〇七八

其在實業方面，中國每條鐵道，都有他們的債權，自不用說，關於織維業的，英有工場四，資本額為六百八十五萬兩，日本有工場四十五，資

本額爲五百四十萬兩，爲一億一千二百七十萬元，關於重工業的英國是：

直隸煤鑛 一四・〇〇〇(千元) 門頭溝煤鑛 二・〇〇〇(千元)

湖南煤鑛 一二・〇〇〇(千元) 新疆油鑛 一・〇〇〇(千元)

日本是：

滿洲本溪湖煤鐵鑛 五・〇〇〇(千元) 撫順煤鑛 一一・〇〇〇(千元)

坊子，淄川煤鑛 一・〇〇〇(千元) 漢冶萍鑛 日本借款

安徽裕繁鑛山 日本借款 山東金鎮嶺鑛 中日合辦

滿洲安山鑛山 中日合辦

以上所述，正是帝國主義時代之典型的落後國家，其他一切落後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砧俎上的魚肉，但同時我們却也看出帝國主義的矛盾，也在一步步地逼近他的墓道，這可分兩面看，一是帝國主義者自身分贓的戰爭，這種戰爭的破壞性，一次大過一次，遠之如一八七七——八年的俄土

戰爭，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一八九八——一九〇二年的南非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一九一一——一二年的意土戰爭，一九一三——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都是帝國主義爲奪取殖民地的戰爭。最近歐洲大戰，受傷害的約有二千萬人，死於戰場的，約有一千六十萬人，都是最生產的年齡，至戰費則爲五千億元的巨額，已屬駭人聽聞，然帝國主義的末期性，是帶有最猙獰的面目的，越逼近末期，就越發要噬殺，試看歐洲帝國主義國家與美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列表如下：

法，意，英，美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 (一) 軍事豫算 九三三(百萬元) 一七四三百萬元 一七六八(百萬元)
- (二) 常備軍(陸軍) 一六一三(千人) 一六八一(千人) 一八二二(千人)
- (三) 軍用飛行機 約一三〇 二四〇〇 三五五〇

我們試再看太平洋諸國戰爭的準備：

隊之質量的發達，一切殺人的武器如毒氣砲重砲，機關銃等的發射速度與準確性較以前都大有增加，將來戰爭的破壞性，定遠烈於歐戰時期許多倍數，這種巨大的破壞性，當然是帝國主義者跨進墓道的信號。

同時在桎梏之下的被壓迫的民族與階級，他們必然地也要形成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他們舍此也別無出路，他們早已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北京不魯塞開了第一次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的事件，是帝國主義之下的無產階級與殖民地半殖民的民族謀解放的大團結。

該會出席的被壓迫民族為中國，印度，南洋羣島，朝鮮，波斯，巴列斯坦，南亞，墨西哥，南美殖民地並半殖民地諸國，出席的無產階級則有英，德，美，法，日，比，意等，共為三十七國，代表為一七四名，該會中特別可注意的，第一為東洋兩大被壓迫民族的中國與印度的握手，第二是在合衆國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中美，南美的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代表的會

合，而樹立對美協同鬥爭的計畫，第三是帝國主義內的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會合，而為聯合戰線的設施。該會雖設立不久，將來在國際上所演的任務，至必隨其歷史的使命而發達，而完成。

社會思想

新社會科學叢書出版廣告

最近幾年以來，國內讀書界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確是普遍起來了。但是就目前的趨勢看，從前的社會科學，已不適合大部分讀者的需要，而新的社會科學，又正在建設的時期中，因此出版界還未能供給相當的著作物，來滿足一般讀者的要求。本書局有鑒於此，特約請許多對於新的社會科學確有研究的人，編輯新社會科學叢書，期以短小精幹的文字，編輯下列各書，務使讀者讀一本即能獲得一種科目的明確觀念。現定先出十四種，茲將書名及編輯人姓名，列舉於下。

- | | | | |
|---------|-----|--------|-----|
| 政治學概論 | 鄧亞蘇 | 社會進化史 | 馬哲民 |
| 社會思想 | 熊得山 | 社會問題大要 | 施復亮 |
| 法學大要 | 寧敦武 | 民族問題 | 李達 |
| 中國封建社會史 | 陶希聖 | 經濟地理 | 樊仲雲 |
| 各國革命史 | 程希孟 | 各國政黨 | 黃惠民 |
| 國際政治狀況 | 許楚生 | 社會運動史 | 錢鐵如 |
| 經濟史 | 馬哲民 | 藝術概論 | 劉士元 |

上海南強書局出版

經濟史

馬哲民著

實價三角

經濟史以各種原因，到現在還不能成一很成熟的科學；然作者能以很簡略的文字，由原始社會生活，到近代經濟制度，作有系統的敘述和論列；並且能將每個經濟階段及其制度之起原，發展，崩潰，與其形態，特質，作扼要的說明，綱舉目張，有條不紊，確是青年良好的讀物和參考材料。

社會進化史

馬哲民編

實價三角

這本社會進化小史，在以淺顯流利的文字，述敘人類社會之起源及其進化的事實。注意在對於社會進化的各個階段之經濟關係；同時毫不忽視政治文化及宗教等過程的交互作用及其形態。尤其按年代的前後，順次紀述，使讀者得到社會進化之史的系統知識，這是本書的特色。

上海南強書局出版

社會問題大要

施復亮編

實價三角

這是一本研究社會問題的很好的入門書，他告訴我們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什麼是階級，階級的發展，資本主義與農民，工會，農民協會，無產政黨，社會主義等。先讀了這本書，再去詳細研究社會問題，就不致茫無頭緒了。

政治學概論

鄧亞蘇著

實價三角

很奇怪！任何大學的政治經濟科，都有政治學這一門功課，然而在中國出版界很少一套可看的政治學。本書站在正確的社會科學立場，一掃政治學界之空想胡說，雖僅寥寥三萬餘字，實開中國政治學界之新紀元。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日初版

社會思想

實價大洋叁角

編者 熊得山

發行者 南強書局

印刷者 南強書局

經售處 各省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南強書局

所有版權

新社會科學叢書第四編